

十先生奧論註

十世宗師圖

詳校官中書臣瞿照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 鈐

校對官編修臣盧 燧

謄錄監生臣蕭文鉅

欽定四庫全書

十先生與論註前集卷十三

雜論

陳傅良

兵論上

嗟夫天下不可以近慮慮之也以近慮慮天下而不誤天下者無有也先王惟知夫天下難合而其隙也易開將以固其難合之勢不可一日而去德至於隄防其易開之隙亦不可徹其備而示之可乘之間故兵之制常與德並行

而不可廢三代而後人君始以兵爛天下而世之好名之士苦其毒而厭其多亂必欲一芟而去之其說蓋借夫詩書之

放牛馬橐弓矢以自證

書武成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詩時邁載戢干戈

載橐弓矢

嗚呼是其為慮也亦不遠矣夫武王之偃兵非武王

之意也勢也

注上武王以商之諸侯序八百國之衆而遷商之鼎

義士薄之

史伯夷傳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欲

兵之太公曰此義士也扶而去之

則天下之疑於周者或不少也蓋至於成王

周公之世猶未能固不靜之心武王不亟釋其取天下

之具以安天下之反側則夫洵然而變者未止一祿父

也

書大誥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王若曰有大難于西土西土人亦不靜越茲蠹殷誕敢紀其敘云云

故

其道不得不權其宜以自固然其所以為天下計者未

嘗廢司馬也

禮夏官司馬掌邦政以佐王平邦國

而又其時足以制殘商

之死命亦得以安意為之而無忌好名之士不度天下

之勢而借其說以文太平乃始闢戶斬關開盜之路而

招之天下之禍不始於此也夫昔晉之平吳非晉之福

也唐之得兩河於季世亦非唐之盛事也武帝侈然自

以無虞不聽山濤之諫而去州郡之兵

晉山濤傳吳平之後帝詔天下

罷軍後示海內大安州郡悉去兵帝嘗講武于宣武場濤從因與盧欽論用兵之本以為不宜去州郡武備其論甚精帝不能用及永寧之後屢有變難寇賊迭起郡國皆以無備不能制天下遂以大亂如濤言焉

蕭

俛段文昌之屬亦無永圖競為武偃之談以中穆宗偷

安之欲藩鎮甲士月彫日耗

唐蕭俛傳穆宗初兩河底定俛與段文昌當國謂四

方無虞遂議太平事以為武不可黷勸帝偃革尚文乃密詔天下鎮兵十之歲限一為逃死不補謂之銷兵

既而籍卒逋亡无生業嘯聚山林間為盜賊會朱克融王廷湊亂燕趙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調兵不充乃召募

市人烏合戰輒北遂復失河朔矣

一旦盜起永寧禍發燕趙而國家無

誰何之者晉祚遂以不久唐之故壤復淪盜淵注上嗚呼
為天下慮而使淺謀卑見盜太平之名者為之天下之
不及晉唐者亦幸矣

兵論下

此篇論
用盜

銷兵之禍非止無兵而已也而將殘天下之民蓋不幸
而有變其勢不得不驅民而用之夫驅民而用之者皆
所以餽賊也以不教之民而置之無罪之死地故夫銷
兵者乃所以殘民也又非止殘民而已也而且將召天

下之亂廣澤之陂深山之原武夫悍士臂弓而腰刃以
幸國家之釁而不得逞者世未嘗訖無也方無事時則
亦竄迹乎牛力羊肆之間犬偷鼠盜以活其生一旦瞰
可乘之隙則嘯聚崛起角出而衡行皆勦敵矣嗚呼其
禍豈止於外陵也哉於此有術焉可以一舉而兩獲非
惟可以弭亂而反藉之以集天下之功而人主常難於
行之則亦不知變也

上篇注

昔管仲嘗取人於盜

記雜記下孔子

曰管仲遇盜取二人焉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遊辟也可人也

而高祖爭天下往往皆

販繒屠狗之人

前灌嬰睢陽販繒者也樊噲市人也以屠狗為事

武帝剪伐四

克亦嘗求跡弛之士而用之

前武帝紀詔士或有負俗之累而立功名夫跡弛之

士亦在御

則夫此一族者雖足以擾天下亦足以利天

下也州綽刑蒯欒氏之勇也范氏而能欒氏則亦宣子

之勇也

左傳宣公云云

人主方窘於無兵而可棄斯人也哉致

斯人而用之不猶愈於肉股慄之孱民以飽垂涎之吻

哉不然而棄之山澤以自貽患君子所深憂也揚子雲

曰御得其道則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狙詐咸作敵

揚問道故狙詐非不可用也而御之之難也羅之以禮

篇云云以愧其心鼓之以禮以作其氣蒙之以重賞以盈其欲
貫之以寬以責其效亦庶乎其可矣

謀論上

此篇論因
敗為謀

古之謀人不惟其善因天下可為之資而至於摧敗奔
衄之餘九亡而一存者尤善謀者之所貪也蓋天下之
福不在於福而生於禍負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故善
謀者尤欲得之昔者勾踐之喪邦亦嘗有所不忍欲死

於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夫會稽之棲乃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携而陽厚之以養吳而飽其欲故吳之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不在於無吳也黃池之會一舉而威之范蠡之蓄此久矣

史越世家吳王闔廬伐越越王勾踐擊吳師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勾踐聞夫差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越王遂興師吳王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保棲於會稽蠡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乃以美女玉器令種間獻於吳太宰嚭嚭因說吳王赦之吳既赦越越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卧即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女忘會稽之恥邪身自

耕作夫人自織折節下賢與百姓同其勞云云吳王北
會諸侯於黃池范蠡乃伐吳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
姑蘇之山吳王請成勾踐欲許
之范蠡乃鼓進兵吳王自殺
漢之留侯蕭相國亦越

之蠡也夫以高帝百敗之困不足以當楚之鋒亦明矣
而二子者乃深喜之會之鴻門而不恥遷之南鄭而不
恨示之焚棧而不與爭委之以太公呂后而未嘗一日
即而取也凡此數者皆留侯蕭相國之謀就高帝之敗
而為之地所以驕項氏而昏其智也項氏侈然自大旁
若無敵垓下之圍一合而項氏之肉已齧於漢軍之刃

矣

前高祖紀項羽聞沛公已定關中大怒欲攻沛公沛公旦日見羽鴻門謝曰今者有小人言今將軍與臣

有隙羽因留沛公飲云云羽自立為西楚霸王都彭城更立沛公為漢王都南鄭漢王怨羽之背約欲攻之蕭何諫乃止張良辭歸韓因說漢王燒絕棧道以徇諸侯盜兵亦視項羽無東意審食其從太公呂后間行反遇楚軍羽常置軍中以為質後歸太公呂后羽解兵東歸漢王欲西行張良陳平諫曰楚兵罷食盡此天亡之時漢王從之圍羽垓下斬羽東城楚地悉定

故夫天下之不可為者是乃大可

為者也而無謀者又失之有高皇勾踐之勢而不出於

范蠡留侯蕭相國之策反以其所驕人者自驕而甘於

敵國之麥一旦隙開搏手無策不得已驅久厭之兵而

戰之每遇輒却則曰用兵者之罪也嗟乎用兵何罪哉

謀論下

此篇論戰不可無謀

或曰戰可以無謀勝乎曰有之矣幸也非福也一勝之幸雖趨亡之國垂沒之將亦有之而曉兵者不之畏昔秦之二世諱於言反狼貪而鷹搏者滿天下而二世宴

如也

前叔孫通傳秦時以文學召待詔博士陳勝起二世召博士諸儒生問曰何如博士諸生前曰願陛

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通曰安有反者此特羣盜鼠竊拘盜何足置齒牙間哉二世喜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按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宜言諸生言盜者皆罷之俄而周文百

萬之衆叩關而攻二世倉卒舉山西之甲付之章邯以

禦之邯師一出三擊而三走文矣

前陳勝傳勝立為王周文陳賢人也自言

習兵勝與之將軍令西擊秦秦令章邯擊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澠池十餘

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劉注周文即周章也

未幾而馘魏咎尸田儋仆項梁

威趙歇堂堂之師所向如壓卵而竟無救於秦之亡捷奏

未絕而漢王席卷之師已瞰秦鼎矣蓋秦之兵本於無

謀而出於倉皇救敗之急而章邯復輕用之此固在劉

項掌握中也

史始皇紀戌卒陳勝等反遣諸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皆反以應陳涉合從西鄉名